

□红尘微语

□职雪芹(获嘉县)

## 看见之美

某个时刻,你会突然发现:看见,很美。

这一晚,于黑色的天幕,城市灯火的高空,你有所看见。一抹烟花升至空中,绽放与毁灭俱在。绚烂至极的金黄,迸发之初的红焰,升腾的烟雾,爆裂张扬的形状,让你何等地震撼。可是,短暂的精彩之后,你会遗憾它的无处觅踪迹。

太快了,值吗?人若如它,值!不息锤炼,层层蓄势,于终极处爆发,有何不足呢?

蝼蚁弱小,凡人太多。生而为人,尽是奔波。一辈子庸常,随俗于流波,裹挟于忙碌。每至生日或岁末,才惊悚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。细思量:诸多难扭,已成蹉跎。翻来覆去,竟有南柯一梦之嫌。如此从芳华至苍老,不断地嗟叹,不断地失去,不断地依旧如此。然而,你知道:即便被岁月打磨,被世事颠簸,即使庸常也断不敢停歇,即使疏远宏愿亦要无声坚持。

其实,城市灯影掩映之下,黑色天幕

庇护之中,有几个不是如蝼蚁般顺应于天命,不屈于无常。

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,从遥远走到今朝,无数个坚持叠合,生命的蜕变无声完成。天长日久的积淀,如一个个小小鞭炮的缀连,一旦点燃,亦是终极爆发。小小鞭炮,也是有声响的,正如时间洪流之中那一个个埋头前行的平凡者。不辍前行的力量集结,历史卷轴才会徐徐展开。

当然,我们身边有无数勇士。他们搏击风浪,永立潮头,他们是命运的幸运儿。命运的宠溺可能源自天赐良机,可能源自不屈不挠的坚持,机会总是留给时刻准备之人。总之,他们成就了梦想,拥有了光环。他们被万众瞩目之时,便如那璀璨夺目的烟花。不过,得与失相得益彰又如影随形。烟花如此,人亦如此。得,别人看的见;失,自知。一切靠自己权衡。

感谢前行路上许多无意间的抬望眼吧。前几日还是花苞的牡丹恣肆盛



放,你惊叹时间无语,却一直都在;无暇中发现卫生已被打扫,原来孩子已长大;老公由慌乱到从容,你明白患难历练使他成熟……看见中发现,看见中收获,看见便融入你的品行,成为一种能力。

## 季节风铃 春天里的时光膜

□蔺燕(新乡市)

昨夜下了小雨,淅淅沥沥的雨。一场春雨一场暖,气温在优雅地往上爬,今天晴明几个雨,在阐述事物曲折反复,进进退退,以退为进发展的真理。春不是翻云覆雨的到来,也不是一挥手即成风。春正在翻季节的栅栏,我的心情是否翻过往日的那一页。鸿雁飞过,点点掠影,雁过留影水过留声,冬日白雪的记忆中留有淡淡梅花印影。

心事把花骨朵的花房撑破,绽放了一树的幽幽的思念与哀伤。心事对谁诉说,花儿为你幽开。一肚子的哀怨,写在花瓣的诗篇。春风把花瓣点点洒在无言的大地,杨柳风中传来淡淡的花香。叶子泛黄的记忆还纷飞在似水流年,若隐若现的痛,散发着一触即碎的敏感。

我站在透明的季节,眼前有层薄薄时光膜,隔开着我们的昨天和今天,我的手无意间碰到回忆的碎片,就碰到了隐隐作痛的昨天。时光透明的膜也隔开着你和我,明明站在我的面前,却抓不住你的影子。只有光和影变幻在我的眼前,像阳光和水面亲吻的激越。

近在咫尺的我,想说话,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,有厚度的自尊让我张开芳唇,吐出无声的悔言,薄薄的衣衫含蓄地捂住自己的脸,只怕红霞飞上自己的薄面。

阳光落在我的指尖,它上面跳动着,像明快的音符,忽然风儿吹来,跳动的音符袅袅地被吹散。我从指缝望向你,只看到岁月的淡淡碎片,有几片闪耀着最美丽的光彩。我看见几缕发黄的笑容,静静地躺在叶子的梦里。正是这些怦然心动的笑容在叶子凄清的岁月里温暖了它的梦,让它不再孤单,照亮了它的路,让它展开翅膀飞翔。

感叹时光太瘦,指缝太宽,昨夜不能酣眠,无数个梦支离破碎又搁浅在我心灵的港湾。斩不断的情绪理了还乱,你在我的梦里,我可否也在你的梦里?梦里也有时光膜,一边是我,一边是你;一边是红,一边是蓝;一边是炫,一边是酷,你无言,我沉默,膜两边是冰火两重天……

今夜的你,能走进我的梦中吗?梦中的你也许能撕破时光膜,从冰的海洋中走进热情的春天,脸上绽开熟悉的,发黄的,曾温暖我一生的笑靥……

□有感而发

□高利利(辉县市)

## 我们都曾孩童过

那天,雪花如约而至,路面、树枝被雪装扮的美不胜收,我喜欢在这样的浪漫唯美时刻,一个人迎风冒雪,信步于街头,听着咯吱咯吱的踏雪声音,很解压。

中午时刻,找了一家小面馆暖暖胃,在等面期间,些许无聊。店主的一声“想挨打吗,快点回来,小心感冒”,一下子拉满了我的好奇心。

原来是店主家两个闺女,大的估摸有五六岁,小的也不过三岁。她俩在门外头朝上,张着嘴巴,雪花飘到哪儿,小嘴巴就到哪儿,每当雪花飘落到口中,就是一阵欢呼 and 转圈,玩得也不亦说乎,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她们笑。

她们在妈妈“恐吓”下,一溜烟地返回了店铺内。妈妈一边责备她们外面又冷又滑,一边又拿起毛巾清理孩子们身上的积雪。

当妈妈返回后厨忙时,这两个小家伙又悄悄去外面玩雪,时而伸开双臂转圈圈,时而抓起雪相互投掷对方。不出意外,她们被妈妈拎着二次回到店铺内。她们并不在意妈妈的吵骂,貌似更为自己成功偷偷玩雪感到窃喜,她们满

脸嬉笑对此足以证明。

雪是冬天送给我们的礼物,滋润着万物,又带来四季中不一样的玩趣,大家都喜雪,无关乎年龄。

在两个女孩和妈妈斗智斗勇中,孩子的姥姥来了,妈妈索性把看孩子的任务交给姥姥。小家伙们看情况不对,也都安安生生在店内玩起来。

那个年龄稍微小的姑娘,就那样近站在我跟前,眼直勾勾地看着我,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,脱口而出一句:“你长得真漂亮!”她听了之后,高兴地说:“是吧,我长得像我妈妈!”一旁的姐姐不乐意地反驳:“你明明长得像爸爸。”接下来,就是两个女孩你一句我一句的争辩。我正想如何暂停这无休止的争论,她们两个又搂抱到一块开心地玩起来,那场景真像我小时候和姐姐、哥哥打嘴仗的样子,嘴上不依不饶的,甚至不惜上手抓挠对方,但都不记仇,转脸之间又和好如初。

这时,我点的面也好了。年龄小一点的孩子,又到我的饭桌前,不知想和我说什么,还是想让我和她说什么。

于我来讲此刻下嘴吃面有些尴尬,吃东西对我们大人来讲,很多时候多吃几嘴少吃几口,都是无所谓的事,吃得高兴和顺心更为重要,我就让她去取一个小碗,想分一些面给她。她听了之后连蹦带跳地去拿碗,但她还没有走到橱柜,就被一旁的姥姥制止。姥姥让孩子妈妈再给女孩做一碗。

其实,孩子可能不是真饿,是喜欢凑热闹罢了,因为我小时候也干过这种事情,明明在家吃饱后去街上玩,看见邻居端碗,就忍不住慌神儿,一旁的奶奶就说这孩子真是肚饱眼睛饥。邻居就赶紧回家给我盛一碗,对奶奶说,只要孩子喜欢吃就中,做得多吃完锅里还有哩。

现如今,我和姐姐、哥哥也都长大了,不再因为小事而争得面红耳赤,打得不可开交,更多是有商有量。奶奶已故也十年了,但从不忘却,那是我的至亲。因为工作和家庭原因,回家次数少,和邻居见面更是少之又少,不过在我心里都有他们一席之地。

下雪时,回忆时,我曾经也孩童过。



### 本版投稿邮箱

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  
pywbmywy@126.com